

斜川集

冊二

斜川集卷第四

眉山蘇過叔黨撰

思子臺賦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蚤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子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髣髴也

長元案此序永樂大典不載今從東坡文集補錄

客有自蜀遊梁僚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歸然之頽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犬臺之讒頗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聞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

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忸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傳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鑒予之無聊兮實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追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遘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已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洗沈寃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亦足以慰夫九原

東坡集云或
慰夫九原

雖築臺其何

救兮固知已往之不諫魂煢煢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如乳虎曾續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雖彊王定制惟愍懷之遭罹兮實追蹤於漢戾顧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

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
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
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既上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
知聖狂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
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
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曜姦而
敗國各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
爲明主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
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
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
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還以德爲符惟孟德之驚忍兮亦
嗜殺以爲娛彼楊公之愛修兮豈減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
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臞吾將以嗜殺

爲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颶風賦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据本傳從東坡文集錄補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

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

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鵠襲

士囊之

一作而

暴怒持

一作掠

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

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隕瓦擗屋礮擊巨石揉拔喬

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

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潰

一作會

千車而爭逐虎豹讐駭鯨鯢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

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

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啗酒漿羅列勞來

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偃葺軒檻

一作楹

之已折補茅屋

一作茨

之

罅漏塞牆垣之頽缺已而山林寂然水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

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一作

生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邪吹萬不同果足怖

邪蟻之緣也噓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一作足以振物

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

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

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炫求一作來髣髴於過耳目一作目視空

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邪虛邪惜吾知之晚也

代滿憲謝換官表

文藻案此似元豐三年以階易官時所作疑非叔黨文

伏奉告命換授臣武功大夫者官稱非古必欲正名詔命自天遂頒

新渥寵以訓詞之溫厚允爲臣子之光華撫己若驚受恩知愧恭惟

先帝追三代之典建百官之名粲然虞夏之文革去漢唐之陋況大

明之繼照述先志之未遑亟詔有司一刊右列致茲異數亦及微臣

爲官擇人愧何以從士夫之後循名責實又不能奮尺寸之功徒竊寵榮益慚尸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縱湯德日新躋大有爲之心行若稽古之政經文緯武俾無曠職之臣修廢舉材下逮千城之賤臣敢不服勤夙夜祇畏簡書以徇義捐軀爲事君以養兵訓戎爲報國誓益殫於犬馬庶少答於生成

代崔憲謝降官表

繆於刺舉以干越職之誅尙賴寬仁止就削官之罰恩深責薄感激涕零伏念臣賦性顛愚逢時休戚雖屢膺於指使終無補於涓埃惟恐有聞欲效鷹鷂之志自貽伊戚不虞尸祝之譏果蒙定罪以原情聊示小懲而大戒仰天知惠撫己懷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若稽古之明行不忍人之政祖成湯之三面達虞舜之四聰吏議難逃蓋自不安於分守天心灼見猶許改過於將來臣敢不奉以周旋永知教戒服勤官政期收薄效於桑榆銘刻肌膚莫報大恩於天地

代席帥謝除徽猷閣待制知成都表

起於琳館付以名邦復玷除書府膺謀帥寵以禁嚴之職畀增方面之崇誤恩曲加撫躬知愧伏以陳力就列臣子所以委質而事君爲官擇人朝廷蓋將礪世而磨鈍自昔祖宗之故事必由侍從而進身況內閣之華資待天下之名士掌星躔之寶訓近日月之清光豈特搢紳之榮實高儒學之選而臣賦材鄙野備問空虛福盈每懼於災生器小不堪於大用弟兄持橐愧先後於一門銅竹請符蓋屢窮於五技獨荷淵衷之眷辱收閒廢之餘雨露所加乾坤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廣運睿知有臨法天地之自然一道德而同俗長轡遠馭輕爵祿以興事功左戚右賢惜名器而彰淑慝察臣乏先容於左右謂臣嘗盡瘁於使令致此恩榮下及孱陋策其駑鈍誓永堅於一心志在糜軀庶用酬於千載

代成都帥到任謝上表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西南都會古稱巴蜀之雄表裏山川國本蠶叢之舊士風厚善民訟簡稀宣布詔條告諭父老咸悉朝廷之意曾不鄙夷其民故擇宗臣以安遠俗

中謝

伏念臣斗筭小器樸斂凡材生逢日月之明得遂箕

裘之志夤緣一仕寢被使令蓋嘗試之於邊陲又復寵之以延閣略無毫髮之補報徒竊天地之恩私眷此坤維號稱錦里其民務本而力穡其士好學而有文組繡被於中原富饒甲於天下歷觀祖宗之遣帥率皆廊廟之偉人顧委任之非輕知拊循之有自三刀見夢著史策以爲榮兩使占星候天文而協應如臣才能無取聞望素輕叨冒寵光有覲面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法禹之勤建六官而代天工操八柄以馭臣下坐念五十州之遠特軫淵衷必求二千石之良主宣德意知臣忠孝麤守筋力未衰使之察吏而督姦豈貴邀功而生事邊鄙不聳庶幾魏絳之能獄市兼容遠師曹參之治臣敢不益堅素節圖報睿知上寬宵旰之憂次答生成之造奉天威之

咫尺若臨淵冰承王命於春秋敢忘夙夜

謝提舉玉龍萬壽宮表

文藻案此似代人作

備東國諸侯之長積玷藩宣贅西山散吏之員尙縻奉稍恩波浹骨
感涕交頤伏念臣才不逮人學非見道雕蟲篆刻但攻無用之詞章
潦倒麤疎殊乏有行之事業嘗審主粲惟新之化爲稽陰興和市之
恩猥以妄庸誤承臨遣萃彼八城之賦揆於一己之平雖公爾忘私
敢效肥秦之視越然犯而聚怨不勝衆楚之咻齊竟獲全歸允爲幸
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參高厚聖協勛華明試以功方厲精於政
治退人以禮每加惠於臣鄰豈伊朽腐之資曲累記存之數臣杜門
老矣戀闕淒其身江湖悵頽齡之有幾心非木石念報德以何時

紹熙改元賀表

重明麗正方光揖遜之權改定吉元併法興淳之懿置郵所布驩喜
惟均竊惟上聖之相承必建始基之大號厥功偉鑠盡掩前聞永命

紹開偉文謨之不顯重熙累洽章舜德之誕敷百世可知兩言而決
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歷數在躬祈來年于天宗載昭國是卜正
月之朔旦大聳民瞻將永永以無窮視巍巍而有曜臣屬叨郡印獲
拜恩書清蹕而朝雖莫陪於萬旅始和之吉願啓佑於千春

謝薦舉狀

蜩鳩小技寧有意於雲霄樗櫟散材固難欺於匠石偶竊簪裳之餘
胄得齒搢紳之後塵蓋將鋤口於四方敢憚折腰於五斗抱關擊柝
已絕望於清流毀瓦畫墁尙庶幾於食志然自念征商至賤種髮可
羞不過效米鹽刀筆之勤僅稍一作於免簿書期會之責分甘下走才

不逾人雖處囊中雖未忘於穎脫菌蒸枯朽實倍費於吹噓豈謂薦
書忽光蔭屋顧慚名姓辱借齒牙某官德並珪璋量包山數言足以
綺藻當代學足以羽儀清朝嘉善而矜不能出於天性舉賢而赦小
過欲廣人材遂令一介之微亦預四科之選自量無用初乏先容儻

非藏垢而匿瑕孰肯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尙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常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昂驚鈍祇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寸有長而尺有短盡荷包荒日不足而歲有餘益圖報稱

謝張帥啓

文藻案此與前謝薦舉狀
似同爲太原監稅時所作

服勞關市愧無異於稠人忽玷品題寵實逾於華袞竊以士不自重則廉恥之風息公不滅私則請謁之路行夫惟自重而不妄登門然後至公樂爲之推轂豈獨求人者惟恐後蓋念知己者良亦難所取一言故叔向以得驥明爲喜不願萬戶而太白以見荊州爲榮乃知分義之相投方爲取與之兩得如某簪裳衰胄樗櫟棄材效官米鹽刀筆之閒救過簿書期會之役折腰五斗羈安燕幕之危鋤口四方僅免牛衣之泣故平居不敢以竿牘自致而左右亦莫借齒牙先容夫何薦鶡之書下取抱關之吏增光蔭屋改觀同僚重慚枯朽之餘

實費吹噓之力此蓋某官量包山數言重著龜羽儀當世之公卿綺藻一代之人物兼收並用將嘉善而矜不能捨短取長抑與人而不求備一云抑與人
不求其備遂令無用濫廁甄收若非藏垢而匿瑕孰肯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尙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昂衰鈍祇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以此圖報豈其敢忘

代人謝啓七首

觀風全晉繆膺刺舉之司聽誦輿人敢廁薦論之列豈謂囊封之纔上遽煩華袞之見褒有覲面顏增光節屋竊以聖朝圖任莫先舊人漢法考功必更治郡故望之試吏於馮翊輟自九卿黃霸治最於潁川入爲丞相況此右文之世益思共理之臣眷求黃髮於公卿之閒用保赤子於覆載之內果聞報政不待期年某官學造淵源才兼藝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久參書殿之嚴屢典侯藩

陽臥治已多長孺之風渤海政成將被水衡之拜某埽門有舊推轂
何功昔蒙一鶚之稱敢忘知遇聊採二天之譽莫報私恩

又

將漕逾年已愧無功於飛輓司刑一道蔑聞有補於澄清方懷沙汰
之虞復冒轉輸之寄自慚尸祿空祗汗顏竊惟爵祿者待天下之有
勞食貨者乃生民之先務故重選多才多藝之士用成足食足兵之
功豈惟遷有無而懋化居蓋使實倉廩而知禮節矧此冀州舊壤全
晉奧區地介兩河寇臨二虜仰給於官者環數千里取賦於民者逾
二十州責當任於贏虛材必資於果藝盡山川之曲折虜在目中權
貨殖之重輕錢流地上如某者僅能寡過初乏治稱才不足以分廟
堂之憂寵已驚於逾蟻蟻之分靜思忝冒實自吹噓錄其歲月之勞
借以齒牙之論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表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
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豐財裕民付有司致此恩榮下逮

疎遠謂其已試於折獄盜賊偶寧庶幾有益於理財公私俱濟某敢
不激昂志節盡瘁國家上酬天地生成之恩捐軀未已次答卯翼始
終之惠沒齒難忘

又

奉使十年愧無功於毫髮轉輸一路復冒寵於雲天自慚燕雀之微
輒廁鵷鴻之列省躬無有撫己若驚惟國家留意於遠人而廟堂責
成於使者委以觀風於千里考其治行於三年內則與主計者任贏
虛外則與牧民者同休戚眷茲重寄宜屬異能而某才不逮人學專
爲己遠慚齊相素無獄市之容近類絳侯不知錢穀之對夫何忝冒
下逮庸虛此蓋某官杞梓良材圭璋重器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
王前噓枯吹生得育才之三樂絕長補短無求備於一夫致此恩榮
盡荷吹借

又

擢從冗散未書歲月之勞寵被使令蓋錄涓埃之效伏念某箕裘末學偶玷科名樛櫟棄材淺階蹕仕服勤州縣之役麤謹簿書之嚴屬此繕營與於奔走競收梓杞慚無匠石之能徑啓山林遂掌虞人之職量材何有拜寵若驚顧非借助於游談又乏先容於左右夫何異選亦及庸愚某官以道事君用人惟己得育才之三樂無求備於一夫尺有短而寸有長將收薄用歲有餘而日不足責以後圖某敢不盡瘁捐勞量功庀事期益殫於夙夜庶少答於生成

又

繆膺使指方愧無功寵畀漕權復叨重寄自顧才能之譾薄猥當金穀之轉輸遷徙有無乏桑羊之心計重輕殖貨愧劉晏之錢流偶緣歲月之勞遂玷雲天之澤迹其忝冒實自吹噓某官名重搢紳望隆朝野器藏清廟之瑚璉材並豫章之梗楠治行已著於龔黃人物獨高於許郭借其餘論得被甄收愧馳謝之未遑辱賜書之先及莫報

瓊瑤之贈但爲篋笥之珍

又文藻案此似判中山時作

飛芻輓粟慚無補於事功說禮敦詩輒濫居於謀帥況此鮮虞之舊壤蔚爲朔野之雄都素稱足食而足兵何止有民而有社控臨胡虜雖無表裏之山河拊循士夫必賴折衝於樽俎而某學不足以經遠才未能以過人久玷朝廷之誤恩尙處承明之祕職兼收並用錄其薄效於東南捨短取長姑又責成於燕趙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養兵息民考治功矧燕雲撫順之初實廟堂宵旰之際昭攜懷遠臥鼓滅烽旣書衛霍之功行責龔黃之政遂因人乏得冒恩私某謹當益竭空疎務酬知遇輕裘緩帶敢希羊叔子之風積穀屯田庶收趙充國之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又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